

新曲苑

冊二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|
| 第七種 | 三家村老曲談 |
| 第八種 | 少室山房曲考 |
| 第九種 | 堯山堂曲紀 |
| 第十種 | 周氏曲品 |
| 第十一種 | 梅花草堂曲談 |
| 第十二種 | 客座曲語 |
| 第十三種 | 程氏曲藻 |
| 第十四種 | 九宮譜定總論 |
| 第十五種 | 太霞曲語 |

三家村老曲談

新曲苑第七種

明常熟徐復祚撰

琵琶

或問琵琶曰。高明則誠者。溫之永嘉人。以春秋中元至正乙酉榜。授處州錄事。調浙江閩幕都事。轉江西行臺掾。又轉福建行省都事。方國珍聘置幕下。不行。旅寓明州。以詞曲自娛。因感劉後村之詩。死後是非誰管得。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。乃作琵琶記。有王四者。以學聞。則誠與之友善。勸之仕。登第卽棄其妻。而贅于不花太師家。則誠惡之。故作此記以諷諫。名之曰琵琶者。取其頭上四王爲王四云爾。元人呼牛爲不花。故謂之牛太師。而伯喈曾附董卓。乃以之託名也。高皇帝微時。嘗奇此傳。及登極。召則誠。以疾辭。使

者以傳進。上覽之曰。五經四書在民間。譬諸五穀。不可無。此傳乃珍鏐之屬。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。及卒。陸德暘以詩弔之曰。亂離遭世變。出處嘆才難。墜地文將喪。憂天寢不安。名題前進士。爵署舊郎官。一代儒林傳。真堪入史刊。又陶南村說郛載唐人小說。牛相國僧孺之子繇。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。尋同舉進士。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。蔡已有妻趙矣。力辭不得。後牛氏與趙處。能卑順自將。後蔡仕至節度副使。牛同蔡同趙同。而牛能卑順又同。南村又與東嘉同時。會稽溫州又同省。則琵琶之作。必是爲繇。王四云云。以其有四王而揣摩之也。要之。傳奇皆是寓言。未有不無所爲者。正不必求其人與事以實之也。卽今琵琶之傳。豈傳其事與人哉。傳其詞耳。詞如慶壽之錦

堂月。賞月之本序。剪髮之香羅帶。吃糠之孝順兒。寫真之三仙橋。看真之太師引。賜燕之山花子。成親之畫眉序。富豔則春花馥郁。目眩神驚。淒楚則嘯月孤猿。腸摧肝裂。高華則太華峯頭。晴霞結綺。變幻則蜃樓海市。頃刻萬態。他如四朝元。雁魚錦。二郎神等折。委婉篤至。信口說出。略無扭捏。文章至此。真如九天咳唾。非食烟火人所能辦矣。然白壁微瑕。豈能盡掩。尋宮數調。東嘉已自拈出。無庸再議。但詩有詩韻。曲有曲韻。詩韻則沈隱侯之四聲。自唐至今。學人韻士。兢兢守如三尺。罔敢踰越。曲韻則周德清之中原音韻。元人無不宗之。曲之不可用詩韻。亦猶詩之不敢用曲韻也。假如今有詩人於此。取上平十二元一韻。以元軒冕等字與先韻叶。以昆溫門孫等字與真韻

叶。以煩懣潘藩等字與寒刪二韻叶。不幾咲破人口乎。何至于曲而獨可通融假借也。且不用韻。又奚難作焉。今以東嘉瑞鶴仙一闋言之。首句火字。又下和字。歌麻韻也。中間馬化下。三字家麻韻也。日字齊微韻也。旨字支思韻也。也字車遮韻也。一闋通止八句。而用五韻。假如今人作一律詩。而用此五韻。成何格律乎。吟咀在口。堪聽乎。不堪聽乎。通本不出韻乎。寂寂不可多得。飛絮沾衣外。簾幕風柔。止出一韻。末句

謀字

綠成陰玳筵開處。思量那日。四五套而已矣。若其使事。大有謬處。叨叨令末句云。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澗。鮑老催句。畫堂中富貴如金谷。不應伯喈時已有唐文皇石季倫也。賞荷出內燒夜香末句云。卷起簾兒明月正上。明明是夜景矣。何以下梁序州云。晝

長人靜好清閑。忽被棋聲驚晝眠。又第四闋內。柳陰中忽噪新蟬。見流螢飛來庭院。蟬聲不應與螢火並出。或人曲護其短。乃曰。此通一日而言。此大不通之論。一日之間。自有定序。從早而午。從午而暮。未有早而倏暮。暮又午也。或又以賞荷賞月俱非東嘉作。乃朱教諭增入。朱教諭。吾不知其人。賞荷之出其手有之。賞荷之楚天過雨。雄奇豔麗。千古傑作。非東嘉誰能辦此。埽松而後。粗鄙不足觀。豈強弩之末力耶。抑真朱教諭所補耶。真狗尾矣。內有伯喈奔喪。朝元令四闋。調頗叶。吳江沈先生已辨其非矣。故余以爲東嘉之作。斷斷自埽松折止。後俱不似其筆。王弇州一代宗匠。文章之無定品者。經其品題。便可折衷。然於詞曲不甚當行。其論琵琶也。曰。則誠所以冠絕諸劇。

拜月

者。不惟琢句之工。使事之美而已。其體貼人情。委曲必盡。描寫物態。彷彿如生。問答之際。了無捏造。所以佳耳。至于腔調。微有未諧。譬如見鍾王跡。不得其合處。當精思以求詣。不當執末以議本也。夫作曲先要明腔。後要識譜。切記忌有傷于音律。此丹丘先生之言也。腔調未諧。音律何在。若謂不當執末以議本。則將抹殺譜板。全取詞華而已乎。

何元朗

良俊

謂施君美拜月亭勝于琵琶。未爲無見。

拜月亭宮調極明。平仄極叶。自始至終。無一板一折。非當行本色語。此非深于是道者。不能解也。弇州乃以無大學問爲一短。不知聲律家正不取于弘詞博學也。又以無風情。無裨風教。爲二短。不知拜月風情。本自不乏。而風教當就道學先生講求。不當責之騷

荆釵

香囊

龍泉
五倫

柳仙

人墨士也。用修之錦心繡腸。果不如白沙鳶飛魚躍乎。又以歌演終場。不能使人墮淚爲三短。不知酒以合歡。歌演以佐酒。必墮淚以爲佳。將薤歌蒿里。盡侑觴具乎。

琵琶拜月而下。荆釵以情節關目勝。然純是倭巷俚語。粗鄙之極。而用韻却嚴。本色當行。時離時合。

香囊以詩語作曲。處處如煙花風柳。如花邊柳邊。黃昏古驛。殘星破暝。紅入仙桃等大套。麗語藻句。刺眼奪魄。然愈藻麗愈遠本色。

龍泉記。五倫全備。純是措大書袋子語。陳腐臭爛。令人嘔穢。一蟹不如一蟹矣。

此後作者輩起。坊刻充棟而佳者絕無。

徐髯仙霖柳仙記。事見幽怪錄。詞亦古質。然寂寥疏

寶劍

千金

玉玦

紅拂

淺斤兩不足。谷子敬先已有度城南柳。不堪並觀。

李伯華

開先

林冲寶劍記。按龍泉閣亦好。餘只平平。

韓信登壇記。卽千金記。本元金志甫追韓信來。今似追點將全用之。

鄭虛舟

若庸

余見其所作玉玦記手筆。凡用僻事。往

往自爲拈出。今在其從姪學訓

繼學

處。此記極爲今

學士所賞。佳句故自不乏。如翠被擁雞聲。梨花月痕冷等。堪與香囊伯仲。賞荷看潮二大套。亦佳。獨其好填塞故事。未免開釘鋸之門。闢堆垛之境。不復知詞中本色爲何物。是虛舟實爲之濫觴矣。乃其用韻未嘗不守德清之約。虛舟尚有四節記。不足觀已。

張伯起先生。余內子世父也。所作傳奇。有紅拂。竊符。虎符。屢屢。灌園。祝髮。諸種。而紅拂最先。本虬髯客傳。

而作。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。遂成兩家門。頭腦太多。佳曲甚多。骨肉勻稱。但用吳音。先天簾纖。隨口亂押。開閉罔辨。不復知有周韵矣。最可笑者。弇州先生之許紅拂也。曰。紅拂有一佳句。曰。愛他風雪耐他寒。不知其爲朱希真詞也。云云。余一日過伯起齋中。談次問此句用在何處。覓之不得。伯起笑曰。王大自看朱希真紅拂耳。似未嘗看張伯起紅拂也。相與一笑。近見方刻李卓吾批點紅拂。大要謂紅拂一婦人耳。而能物色英雄于塵埃中。是贊虬髯傳中紅拂耳。亦未嘗贊張伯起紅拂也。知音之難如此。此外灌園亦俊潔。竊符亦豪邁。餘不甚行。

自此吳江顧大典有義乳。青衫。葛衣等記。皆起流派。操吳音以亂押者。清俊峭拔處。各自有可觀。不必求

其本色也。

梅禹金宣城人。作爲玉合記。士林爭購之。紙爲之貴。曾寄余。余讀之。不解也。傳奇之體。要在使田畯紅女聞之而趯然喜。悚然懼。若徒逞其博洽。使聞者不解爲何語。何異對驢而彈琴乎。昔翟資政巽喜作才語。雖對使令亦然。有庖者。藝頗精。翟每向同官稱之。後稍懈。衆以嘲翟。翟呼使數之曰。汝以刀七微能。數見稱賞。而敢踈嫚若此。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。還責汝主。於汝安乎。左右皆匿笑。而庖者竟不解作何語。余謂若歌玉合于筵前臺畔。無論田畯紅女。卽學士大夫。能解作何語者幾人哉。徐彥伯爲文。以鳳閣爲鷗門。龍門爲虬戶。當時號澀體。樊宗師絳州記。至不可句讀。文章且不可澀。况樂府出于優伶之口。入于當

筵之耳。不遑使反。何暇思維。而可澀乎哉。濫觴于虛舟。決堤于禹金。至近日之笙篴。而滔滔極矣。禹金旋亦自悔。作長命縷。自謂調歸宮矣。韻諧音矣。意不必使老嫗都解。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。余尤以爲未盡然也。玉合記榴花泣第二闋內。有句云。離腸悵觸斷無此。自音云。悵音橙。不知所出。亦不能解。一日。觀山谷詩云。莫若囂號驚四鄰。推床破面悵觸人。然後知悵當作悵。從手。不從木。音撐。悵觸見涅槃經。山谷用之詩。已自僻澀。禹金乃用之作曲。然則三藐三菩提。盡曲料耶。此體最易驚俗眼。亦最壞曲體。必不可學。

題紅王伯良

德驥

作。伯良。屠長卿之友。長卿深許可

之。謂事固奇矣。詞亦斐然。今觀其詞。使事嚮于禹金。

風格不及伯起。其在季孟之間乎。獨其結構如搏沙。開闔照應。了無線索。每于緊處散緩。是又大不如伯起者也。至其自序題紅。則曰。周德清中原音韻。元人用之甚嚴。自拜月伯喈始決其藩。傳中惟齊微之于支思。先天之于寒山桓歡。沿習已久。聊復通用。庚青之于真文。廉先之于先天。間借一二字偶用。他韻不敢混用一字。至北調諸曲。不敢借用。以北體更嚴。存古典刑也。夫琵琶出韻。是誠有之。拜月何嘗出韻。且二傳佳處不學。獨學其出韻。此何說也。若曰嚴于北而寬于南。尤屬可笑。曲有南北。韻亦有南北乎。袁西野有一清江引。專謂不用韻作曲者云。沈約近來憔悴損。打不開糊塗陣。五言一小詞。四句押三韻。提來到口邊頭煞力子刃。

琴心

南連環
南西廂

四景

明珠

雙珠
分鞋

浣紗

邑人孫梅錫柚作琴心記亦有纖句。

王雨舟改北王允連環記爲南佳。李日華改北西廂爲南。不佳。然其四景記亦可觀。陸天池亦有南西廂亦不佳。明珠却絕有麗句。聞非一手所成。乃兄給事粲亦助之。當不謬。其聲價當在玉玦上。

沈涅川雙珠分鞋小兒號噉。

梁伯龍

辰魚

作浣沙記。無論其闕目散緩。無骨無筋。

全無收攝。卽其詞亦出口便俗。一過後便不耐再咀。然其所長。亦自有在。不用春秋以後事。不裝八寶。不多出韻。平仄甚諧。宮調不失。亦近來詞家所難。獨一最可笑。而人不知。吳越之在當時。稱王久矣。王則車馬服御。位號稱呼。儼然一天子矣。故有郊臺。有柴望。夫差勾踐。亦偃然不復知有周天王矣。而胥豁種蠡。

稱曰主公。何也。孟子在梁稱惠王曰。王好戰。不聞主公惠王也。在齊稱宣王曰。今王發政施仁。不聞主公宣王也。此何異三家村童子。不知厥父稱呼。而曰我家老子也。陋甚矣。

沈璟著作

沈光祿璟著作極富。有雙魚。埋劍。金錢。鴛被。義俠。紅蕖等十數種。無不當行。紅蕖詞極膽。才極富。然于本色不能不讓他作。蓋先生嚴于法。紅蕖時時爲法所拘。遂不復條暢。然自是詞家宗匠。不可輕議。至其所著南曲全譜。唱曲當知。訂世人沿襲之非。劇俗師扭捏之腔。令作曲者知所向往。皎然詞林指南車也。我輩循之以爲式。庶幾可不失墜耳。

曇花
彩毫

曇花。彩毫。屠長卿隆先生筆。肥腸滿腦。莽莽滔滔。有資深逢源之趣。無捉衿露肘之失。然又不得以濃鹽

赤醬言之。惜未守沈先生三章耳。

玉茗堂四傳。臨川湯若士

顯祖

先生作也。其南柯邯

鄲二傳。本若臧晉叔

懋循

先生所作。元人彈詞來。晉

叔既以彈詞造其端。復爲改正四傳。以訂其訛。若士忠臣哉。晉叔最愛余諸傳。逢人便說。且託友人相邀過彼。而余貧老。不能往。未幾。而晉叔物化。負此知己痛哉。晉叔不聞有所構撰。然其刻元人刻雜劇。多至百種。一一手自刪定。功亦不在沈先生下矣。

近日袁晉作爲西樓記。調唇弄舌。驟聽之。亦堪解頤。一過而嚼然矣。音韻宮商。當行本色。了不知爲何物矣。

彩霞出一優師所作。曲雖俚。然間架步驟。亦自可觀。較之西樓。雖爲彼善。此外非復知矣。

若夫散詞小令。則家和璧而人隋珠。未易枚舉。試數其人。則周憲王。趙□□王。劉誠意。王威寧。楊邃菴。顧未齋。陳大聲。祝希哲。唐伯虎。張伯起。沈青門。王稚欽。李空同。楊用修。王敬夫。康德涵。韓院洛。金白嶼。楊君謙。常明卿。谷繼宗。何粹夫。王舜畊。王漢陂。王浚川。謝茂秦。陸之裘。陳石亭。何太華。許少華。王辰玉。彼皆海岳英靈。文章巨擘。羽翼大雅。黼黻王猷。正業之外。游戲爲此。或滔滔大篇。或寥寥小令。含金跨元。真所謂種種殊別。新新無已矣。

北詞晉叔所刻元人百劇。及我朝谷子敬三度城南柳。鬧陰司。賈仲名度金童玉女。王子一劉阮天台。劉東生月下老。世間配偶。丹丘先生燕鶯蜂蝶。復落唱。煙花判。俱曾一一勘過。